

頌

天

臚

筆

頌天臚筆卷之九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贈廕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高

公諱攀龍字景逸直隸無錫人登萬曆己丑進士生平抗直忠義獨操由行人歷御史以建言謫嶺南揭陽典史公家居索莫潛心道義足不入郡邑口不掛朝事一切家政弗經于懷凡交游嫻黨咸受其施村翁里媪靡不頌德焉

光宗知其賢九詔起光祿丞壬戌陞大理寺少
卿轉太僕卿甲子拜都御史執法秉公糾劾貪
墨御史崔呈秀之巡視淮揚贓私狼籍當寘于
法奉 旨聽勘矣呈秀貢緣入魏黨媒孽反噬
公迺挂冠歸尋被削籍杜門著書築圃教子與
世相忘優悠以卒歲月詎意權姦不殺公不已
乃嗾織璫太子實羅入周撫臺一案劈駕風影之
詞一網打盡爲快也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
寫遺表一通封固以授其子世儒囑曰事急方

啓之乃給家人云汝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恐諒
無大禍我欲獨臥一室靜思良策明早自有處
分耳至夜半密起于家庭整衣冠望

闕叩頭而自投于園池諸子心悸不成寐亦密
來窺伺聞寂無聲啓戶視之空牀絕跡惟一燈
熒熒在几間且哭且駭亟走池次爐香未散留
別友一柬詩一首始知抱屈原之痛身蹈汨羅
矣隨報有司卽親臨相視越三日面色如生神
威凜然足徵忠烈之氣雖死不磨也越歲戊辰

聖天子臨御特隆優典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謚忠憲廕一子入監讀書遣中書官諭祭一壇公之芳名不朽其於士林有光焉

附錄

遺表

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

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

君恩未報願結來生

臣高攀龍垂絕書

乞

使者執此報

皇上

別友柬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道意不能一一也

三月十六夜高攀龍頓首

臨終詩

頌天賦章

宋元

譜

三

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謹題爲糾劾貪
污御史以嚴考察疏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

神祖四十年十一月內該本院題爲考察事節
奉

神宗皇帝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
近來通不遵行一槩輒准回道豈人人盡皆
稱職無過者凡遇京官考察之時却如何又
有紛紛議論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

有不稱職的即便參奏改陞不許回道欽此
夫啓三年該本院題爲申明憲職事奏

聖旨御史回道考核載在令甲邇來視爲虛文
巡按所屬舉劾各官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
滿復命不論稱職與否一槩回道上下徇情
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所關豈
細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
卿以忠公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官遵
承規例察吏安民入思盡職有何嫌怨仍着

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該部院知道欽此是
列聖之明旨荷

皇上之申飭不爲不諄復鄭重矣乃不意有慢
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
崔呈秀

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

是非則非無所辨阿隱然臣初入院適見兩

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

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

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爲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
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
至臣即以稱職考察奉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
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
者矣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
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污者強盜

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地
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
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
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
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
于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
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至于舉核失真貪酷
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
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臚

列其賍私以入。告矣則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

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

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

而所爲者不務于可榮皆流于至辱。御史巡

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

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

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

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
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
墻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臣故
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
祈

皇上速賜勅下吏部議復施行奉

聖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
核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崔呈秀着該部
看議來說

乞歸疏略

景逸

蓋謝應祥之推巡撫出家臣真見切爲人地
員缺于求應祥怡靜自守欲開此獎勸恬士
故與夏嘉遇言之而特用應祥會官推舉衆
論僉同已蒙

皇上點用不謂御史陳九疇謂其昏耄謂其圖
謀乃以誣不要錢不說事之吏科都給事中
魏大中也 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疇悞爲
人使以欺

皇上臣則何敢欺

皇上以欺 天地神明今大中嘉遇俱已降斥
臣部院被含糊偏庇委曲調停之旨臣愧死
無地自傷愚昧不能仰當

聖心報

主上知遇之恩又煩言亂政至重乎

聖怒以傷

皇上平明之理臣諫臣之長以諫爲職當有顯
諫顧伏而思之事君如子事父父母有怒爲

子者當夔夔齋慄待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
霽何可更爲激聒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
有背公植黨之語前代以黨之二字空善類傾
人國亦由當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
何可別爲激瀆然而臣之職失矣官以諫爲
職而失其職

皇上何取此失職之臣爲此伏乞

皇上卽將臣罷斥以爲人臣不能其職者之戒

天啓四年十月二十日

野史氏曰高公景逸叅劾崔呈秀而後逆黨
始橫肆兇焰遂諸大臣羣臣時議謂景逸一
九叅過激然觀崔後事真所謂犬豕不食其餘
者叅之正景逸之先見也曲突徙薪未致焦
爛講學所得不亦善乎而惜乎反逐之去以
召崔也

與兵科王志道書

景逸

伏讀大疏人各有見豈能盡同然人臣爲國
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疆之思不宜爲
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如臺下所論

兩朝之事者不肖真是痛心義難緘口請畢其
說夫張差持杖美女代劍先進熱藥繼進泄
藥以紫禁青宮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入以
行其斧斤鳩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
世之公致討于亂賊者重而責備于

君上者輕若謂隱諱則恐其事彰明較著中外
共知雖欲諱之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爲
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誦二字又爲亂
賊立箝口之法臺下卽不顧往事獨不慮將
來乎

皇祖威福在手妙于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上祖考在念妙于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

夫臣子於君臣大義嚴萬古之綱常守三尺

之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
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焉得以討賊者爲誦君
爲誣君遂爲傷

皇祖之明遂爲傷

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
王大成以優人悞入禁地而以比張差張敖
未嘗知貫高之謀而以比張差之主謀者燭
影芥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姝進熱藥進
泄藥者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爲亂賊則善矣

所以爲

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自

聖諭手授方相國乃臣子設爲不必然之慮且
皇上何嘗薄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侍御之揭當時自有悞之者
侍御所以自悔爲人所悞也大抵臺下言孝
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討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

君父之義言

皇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
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
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野史氏曰三案惟景逸此書可以折倒要典
史臣之斷也然更以從容出之是有大臣風
度

贈兵部左侍郎周

公諱起元字仲先號縣貞福建之海澄人萬曆
庚子鄉試第一人舉辛丑進士出餘姚孫少師
鑑湖公之門以公才薦于當事謂可充庶常之
選當事以公未投謁沮之銓選浮梁知縣鋤強
禦親賢人廉威敏茂百廢具舉乙巳調繁南昌
士民號泣載道羣留不能得囊無餘貲惟圖書
數卷所存贖緩悉置學田修書院南昌之政頌
聲尤著戊申內召擬禮部候考選爲某評事

挾宿怨遂以媒孽公臺省察其誣交章劾評事
公不進考彖宰孫公丕揚曰周主事不考則評
事重處考則評事姑罰俸江右縉紳共言父母
必行其志是彰敝省子民之不肖也乃考授湖
廣道御史壬子授職侃侃直言會攻東林道學
之議起公因駁之大犯時忌丁巳出爲荏平道
叅議戊午之任值柳慶大荒斗米四錢餓殍盈
途盜賊盜起監司府縣皆罷去藩臬俱以員屬
公署篆公力辭司事請就柳州呈于兩院曰荒

盜並告先急救荒而徐議弭盜于是請動支次年兵餉之半分官買米水陸立兵民遞運法即以米給其糈所過之地凡夫馬兵徒工食皆以米支給候扣工食抵庫有饑民求食即令保甲編號運米逐日給米于是兵民護官米不異已米穡獐賊夾岸揭竿而行竟不敢肆掠復隨在設粥廩全活頗衆然後密除劇盜之不就撫者鵬勦數渠魁地方以寧撫院林公欲屢薦疏有全活數萬命保全十餘城之句願單騎冒風霧

少飲食染瘴疫垂絕士民皆爲祈祝制臺許公
弘綱曰民之所祝天必佑之果愈庚申遷四川
副使未任適奴酋破遼陽城臺省議留遼道秦
旨留用加叅政銜新設通州道值各省募兵出
關又失廣寧潰兵散歸分布節制撫鎮監司率
被兵鼓譟以去有客兵田景坤等擁衆相殺公
督兵緝拏首兇解治正法近畿地方安堵後昆
容兵過都無一敢譁者有公費歲五百金辭不
支癸亥陞太僕寺少卿尋陞應天巡撫右僉都

御史一縷一器不取民間新任有帳被椅褥等
項俱發出有司謂已製成不便還舖公乃查原
價支俸薪銀付縣散給不動庫帑時蘇州 廟
學頽廢公乃立措金錢鼎新隨禮聘諸生王煥
如纂修學志以徵文獻又疏請裁織造濫額歷
叅織監李實酷取料銀踰冒四萬兩璫又誣誚
蘇州同知楊姜公三疏申救之比璫焰方張矯
旨削姜官而公亦危矣甲子江南大水寸稼不
登公抗疏災傷之苦請行蠲賑奉 旨下部酌

議乃先檄所屬設處官銀差官江楚買米平糶
濟饑又疏請漕糧改折均平之議吳民賴公全
活者萬萬後疏劾蘇松道臣朱童蒙會權璫搆
怒降 旨削籍公遂野服出署先是有鼓鑄之
令而蘇錢低薄皆委官之罪公會按臣以考功
法罷之迨丙寅春李實特疏誣陷公魏逆即矯
旨差錦衣衛官旂逮問未至之前公展拜祖祠
夜宿祠下夢北嶽大興自亦被逮備極刑楚寐
中大呼汝專權亂政凌辱忠良欺我

皇上邪時子彥陞臥側急呼醒公曰我將逮矣
四月杪緹騎至漳公慨然就道閩郡士民爭醵
金帛助緹騎所需及檻車行貲六月旣望抵
闕下入北鎮撫司獄顏色無變奉 旨不須鞠

訊竟指織璫疏陷賊十萬彪惡許顯純高坐謾
罵夾敲一百四十梭敲一百棍打八十公抗辯
不屈自後每五日或三日一比各棍打三十九
月初四日顯純再加酷刑着取病呈初十日竟
死獄中越三日 旨下屍出七竅流血胃破面

潰手足杖夾傷爛身無寸縷見者莫不悲哀酒
淚好義爭助之得扶櫬南歸戊辰特逢

聖天子離照當空恩及沉寃贈公兵部左侍郎
賜謚廕子光賁九京矣

被逮紀事

被逮聞報公接括簪珥酒器不滿百金鄉父老子弟咸嗟泣旁皇相率訴于撫按道府置櫃四城門醵金錢爲助城圍之履相踵有手持數金來投不書姓名者有窮巷老嫗脫釵簪質錢赴義者有傭夫爲人肩輿得直數十文亟納櫃仍昇輿以去者緹騎之費賴以支持時義士有叩關告衆公聞而止之曰累臣獲罪于朝何可以鄉閭之誼致于重譴

闔郡士紳咸日趨候公稱寬有蔡侍御梅巖公
正直爲漳紳領袖老病不能起舁輿至堂向
公號哭曰子屢犯政府爲民抗璫以報國
家養士之恩得死所矣恨吾老不能從其
同刑公謝曰當出疏時知有今日無悔也
無戚容卽出舍赴府候逮眷屬有涕泣者卽
揮之公長子未弱冠仲季俱孩提依依膝下
公摩其頂曰汝父不及教育汝惟依所親以
期成立別無滴淚環觀者莫不歎服

緹騎至時百姓闐塞街衢嗟歎忿激欲攻緹使
公長跪請曰臣子事君身非已有雷霆雨露
莫非君恩鄉里愛我豈可陷我不法耶衆
意始解

就道時紳耆民以及童姬相率追送者數千
有持錢爲緹騎犒贈號慟稱冤有焚香于神
廟頂禮祈公生還

扶輓南歸途中士民莫不路祭悲號是時漳郡
久苦亢旱輓旣入門甫成禮畢卽陰雲四合

大雨傾注聞者咸謂公沉寃上干
天怒得歸首丘其霖兆應必邀

聖恩褒卹之隆矣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爲
料銀濫取難徇府佐被誣非罪仰乞 聖
明酌定數以節歲支并燭虛詞以絕焚
疏

臣於邸報中見織監李質奏爲春運蘇松袍
段并歲改造段全無等事奉

聖旨這袍段并歲改段足貢賞急需地方官當
協心急公乃蘇松料銀毫不給發同知楊美
貪贓敗露抗旨冒罪希圖掩飾本當差官拏

治姑着撫按官嚴查贓私叅提具奏目前虜
王補貢夷賞浩繁部監內外官無從措處還
着撫按并織造衙門催價備造刻期完解如
仍前怠緩悞事致生別端該府掌印官一併
重治不饒該部知道欽此我

皇上御極之初 山龍火藻以責 垂裳之治

筐篚何敢後時臣所以催州邑之徵解者庸

已焦而檄如雨也即天啓三年分料銀各縣

朱金籍到而議去催取給已全完贖 視價

取給於料銀而蘇松歲徵料銀不過四萬有
奇額編止有此數往年織造孫隆與近時呂
貴皆未嘗過溢于編數之外也今織監李實
謬張虛額一味誅求倚信參隨百計冒破蓋
有必不可聽者四請得而悉言之臣查部咨
今次袍數派九萬五千餘疋蒙減三分
之一則爲六萬三千餘疋臣又查

神宗即位初年止派五萬餘疋仍有蠲免是以
臣等曾合詞疏懇

皇上祖述成憲以蘇物力工部亦諄諄具請
矣而李實反謂

皇上原派十五萬以誑堂匠

臣

遍閱並無一十

五萬之派文無非派多則取利多而故張虛
數耳此其必不可聽者一

臣

又據實初估價

以百萬計僉云虛冒之極誠得一奉公之內
臣任之此中可省五六十萬然而無望於李
實矣即就百萬之估浙六直四浙若得六十
萬蘇松亦止應四十萬以四十萬分爲十八

運每年兩運應得四萬有奇而蘇杭解已歷
數矣今織監兩運造冊移臣乃索取蘇松九
萬二千而且以三運續解之銀欲併入於兩
運之數以此積筭是十八運將索蘇松九十
萬并浙價而盡輸也臣於是時若不講明則
此後十五運必將沿爲定例而臣以一時之
因循貽蘇松六七年無窮之累臣罪滋大矣
此其必不可聽者二織造監局各役咸以通
融那借爲請臣思此時接括已窮庫藏如洗

蘇郡財賦所出之區也而庫無千金之儲將
那京邊平將那金花平將那遼餉平項項有
款朝入庫而夕起批尚苦於不足分數有自
時蒙叅罰又烏能悉停別項之急征而棄充
織局無藝之誅求也此其必不可聽者臣聞
疋顏色之中大紅與淺色金閃與暗花料價
不啻懸矣部派原有定數大都紅閃居六
二三每運數原無幾歷來舊案斑斑可證且
皇上不有金閃改爲暗花之旨乎此德意豈可

壅遏今實多遺淺色暗花於蘇州府段數闊
大紅金閃等色數倍若將盡舉後運貴價之
色而取給于一時無非假飾捏造紅閃多則
濡染多耳二運蘇州給解逾額三運蘇州止
應找段三百五十疋堂匠交段不收直欲駕
此局面以爲挑激計而顯施辣手此其必不
可聽者四是役也實緣臣愚區區一念爲地
方惜已空之皮骨爲該監塞無涯之漏卮以
致大拂其心于府同知楊姜無與也同知署

印守府耳假令其憑吏胥之線索與局役爲

猫鼠

臣

必以盜臣目之不將白簡隨之乎且

楊同知自通判而陞海防歷任七八年經數十
獎薦造漕船督軍器署鈔關攝印務向來
道府官評皆稱其有廉謹之操有節省之功
有執持之力此保愛百姓不避勞怨之吏也
祇因該監恨其不破例行屬禮以爲所司之
倡于天啓二年捏情妄叅蒙

聖恩薄罰尚未快其含沙今復巧于下石不惟

顯誣之以抗 旨而且陰中之以犯賊頃來
一二叅隨嘗布流言謂中傷一同知而屬禮
可定庫銀任取 臣以爲細人蜚語不足信而
不意實之謀果出于此而

皇上誤聽之也今闔郡士民見本官杜門惶惶
泣留而通屬薦紳將士無不稱寃願借實仇
有司則拂百姓拂百姓則百姓必將仇實念
及于此可不寒心而况暗于糾劾大權將置
撫按何地不獨下拂輿情抑且上關 國體

誠有如科臣所抄叅者至于 袍服之外爲

歲造爲改造爲只遜皆有司事自陳增以包攬致禍劉呂兩監皆未嘗過而問焉不意該監之復以身爲谿窟也毋論股削無屬厭之期而一領一解一驗一發旣自北而之南復自南而之北紆迴千餘里轉運必至後時稽悞虜賞誰執其咎臣觀勦遠宜大延綏等鎮虜賞不過差一能幹佐領官至蘇杭平買其爲值也甚廉其竣事也不過數旬若定欲併

歸該監以厚利貽李實則可若爲 公家計

臣見其無濟于事而且階厲也伏見

皇上有差司官領 勅儻督之 旨此見

聖明早得轉移之權而地方從此可無牴牾之

患該監當洗心滌慮以期共濟矣今虜貢殷

繁 臣將數年前造段分行各屬徹底嚴核凡

有領銀而織未完或有織完而扛墊不足俱

一一清出大約清出萬餘疋已具疏條陳造

冊送部查考見在北追催解此先年陳牘 臣

尚在搜括以濟急需豈目前反置度外總之
袍服之銀臣欲其照常取于條編四司料銀
之內而實必欲溢取于條編四司料銀之外
徽寧等府歲改及協濟料銀民機止願就近
領造而實聽信監棍必勒其赴杭往返近諸
臺鑽差四出大肆騷擾鎮江匠役又累累赴
告矣臣爲

皇上保守江南一方所慮者在呼吸安危之變
而實所見者僅在阿堵多寡之間臣爲

皇上經理財用所圖者在酌盈濟虛之計而實
所急者常在吮膏吸髓之謀實身如撲滿臣
言如沃石即欲與之同心勢必不能要非臣
敢有意於異同也謹會同蘇松巡按監察御
史張文熙應天巡按監察御史郭增光合詞
上請伏乞

皇上俯念蘇府料銀已盡起解原無拖欠松鎮
徽州等府歲改與楊姜無干特賜開宥以
昭令德仍嚴諭李實節取料價於額數

之中段正勿虛張數目紅閃勿併取一時料
價勿多扣入已仍令通算十八運價值蘇松
共該幾十萬兩每運該銀幾萬幾千兩明定
畫一之數以爲歲支之常毋憑叅隨之撥置
而與有司爲枘鑿毋設緩急之機關而捏虛
詞以萑菲則地方受李實安靜之賜而臣等
亦可與同心以効上供矣至于歲改舊道
照依臣報部之冊嚴行追比起解濟用其四
十六年未完第三運改造不係虛實之需經

皇上蠲免者蠲免之未蠲者臣一面行有司催
償料銀仍遵 新旨會同司官協力催解伏
乞 勅下工部議覆施行

天啓三年閏十月初五日具題奉

聖旨袍段償造不前皆因料價稽誤楊姜貪肆
久著借端掩罪撫按官亦不論官評輒便偏
護還遵旨從公叅處依限回奏如再仍前曲
庇不行從究定行差官拏治該部知道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爲
仰懇 天恩宥負累之屬吏以恢 聖度
罷不稱之微臣以定官評疏

臣爲織造事 奏報錢糧欸額并辯府佐楊
姜無罪被誣皆字字實錄不敢飾說偏護自
干欺罔伏蒙

聖旨袍段償造不前皆因料價稽誤楊姜貪肆
久著借端掩罪撫按官亦不論官評輒便偏
護還遵旨從公叅處勒限回奏如再仍前曲

鹿不行提寃定行差官拏治該部知道欽此
除會行提查外恭釋

天詔若謂楊姜真貪真肆假織造之事以追罪
而臣鹿貪鹿肆漏糾劾之職以縱姦矣臣榮

皇恩拔擢爲一方長吏有糾劾之責假令屬官
果有一三不法之事兼奉赫赫明威臣理

欲微恩薄罰亦當指摘瑕瑜委曲分理安
敢喋喋焉倒置爲素翻黑作白不但以身重

蔽令其流毒亦在此則不忠之大義所不敢

出者也自再奉

嚴旨

臣

思不得其故尚恐本官前膺持斧使者

幾十薦或曠虛聲復再三詢訪求其劣狀竟無所得而且有賢名各州縣官咸爲之發憤出揭士民亦各具呈揭歷數政蹟以告即近署府印三四月京邊錢糧依期催完起解考較童生孤寒減額公明兵餉發散嚴杜減尅諸弊此亦其才守之一班也及詢所以被妻非之故不過曰疆項不善求容如與李實爭

照各監舊規不肯倡行屬禮而已今本官稟
奉

天威束身待罪累呈求臣等叅糾輕重之處惟

皇上所命此固臣子敬畏一念其情真其詞切

然而臣終不敢抹殺公許以欺

聖明尤不忍瞞昧本心以銅屬吏也楊夢言小
吏耳詞之違之何足惜獨惜賢姦從尚混淆
紀綱從此倒置是南求不遂者皆得挾私忿
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清世所宜見耳此

時 恩詔方頒軍民罪過悉 准赦除兇水
寃誣尤當昭雪伏望

皇上開日月之明恢天地之度初焉疑其抗違
而責之既焉廉其無他而釋之則天下臣工
皆頌

聖心虛明

聖恩廣大宥一揚美而爲外吏者無不人人感
奮而李實亦可與人情相安不至釀怨毒而
被不美之名矣夫誅譽言日至之阿而封毀

言日至之卽墨威王所以塞讒也賜阻暉之
上東門候而聚奉詔之中東門候光武所以
飭吏也執法翫髒者近於肆而職業克修軟
熟狐媚者近于謹而簞簋多議此吏治賢否
之大概臣又愿

皇上之熟思而詳察也惟是百以至庸極劣誤
任撫綏誠不足以動聽言不足以見信一疏
再疏回天無術則負

君按臣受事伊始臣尸素經年官評尚無確據

屢煩

嚴督則負官

臣

不能徇總監以滿其

欲而鯁鯁焉講明料價致其誣叅葛藤難斷

則負屬吏然則不稱任使而速當議罷者無

如

臣

矣

臣

罷則屬吏貪廉自有一段真公案

而不至以疑

臣

者轉疑臺臣之曲庇

臣

罷則

察吏安民自有賢撫而不至以遺於耳目之

近者反得之

深宮之中伏乞

皇上將

臣

先

賜罷斥擇賢能一員來接

臣

管

事然後覆查本官貪贓事跡有無的據勘明

回 奏則水落石出覓見冰消而臣朴忠所

念縱不見亮於在事尤冀終明於去後也惟

是織造一事當泰昌時已盡撤回李實承領

此差因而再遣若肯如孫劉呂等各監照依

兩府料銀額編之數核運解給不窺別項撥

京錢糧又若肯遵照舊規管兩府 袍段新

撥管計郡歲改創從前未有之例貽江南官

民之擾則銜命天使臣等豈有不願夙心

協力而故生枝節分枘鑿以成水末之形哉

今戎馬生郊夷虜交訌江南安則邊事可支
京都可守江南不安則雖有謀臣猛士其不
能枵腹而爲

皇上修戰守之事也明矣此何等時可令一絳
使破成例冒錢糧騷動列郡蹂躪生靈激生
意外之變哉又望

皇上與執政之臣參酌而爲

社稷計也先臣端毅王恕撫江南 奏停織造

臣之才不足以望王怒萬一而文忠楊廷和

爲閣臣不撰織造勅則亦豈非盛事哉臣可
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楊美這廝抗旨擅減袍服致誤上供深屬
不敬本當差官拏治念撫臣力請姑着革職
爲民發回原籍當差永不叙用其誤違袍服
并歲改造段疋料價該地方掌印官作速措
辦解監上緊償織補解應用再有違慢的定
行重治不饒周起元着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爲

道臣聞議求去謹據實糾叅以昭官評疏

臣屬蘇松兵糧道右叅政朱童蒙近日告病

回籍臣已會疏題報矣然本官解任之故遠

近騰播有口臣叨膺評吏之責兼值計典

於諮詢之日亦安敢不據實一陳崖畧而汶

汶處此乎大都本官未習簿書吏事又乏斟

酌虛衷間間雖嗟暑雨似吳越之罔聞純束

有如秋荼每刑罰之不中自蒞任以來聞有

病其踈於檢押而左右之委轡不收濫于括而餒贖之追輸過急者

臣

未敢以道路悠

悠之口遂爲黠抹但見其官以兵糧道名而受事一年吳淞青村南匯等管有五月無糧有六月無糧者甚至有十月無糧者幾至糜卹該道逐月報

臣

循環糧冊祇屬虛文相蒙

耳

臣

又見其各營防海兵船輒聽中軍所用

或聽快手弔用如捕盜張松等兵身正拜聽開至今不入汛地者又濫差沙船曉船捕盜

張德劉伯英耆民顧日升等多船越出千餘
里舳艫銜尾駕往濟上各兵扣工費作行糧
合營稱苦者兵糧道如此何以整飭營伍約
束諸弁此其事與臣相關臣寔不得不言其
廢弛瘵曠之狀而藉爲將來監司之申飭也
至于行道辟人雖云憲司之體何至動撈數
十連笞多人如所傳郡城申家庄胥門等處
或渡艇或隔河偶爾失避一時駢責血肉淋
漓者率以十餘計凡車舟所至必有一班替

打窮棍隨其後如此舉動到處駭人傳聞不一而足八月間郡城中有陳龍林景者郎舅至親流寓賃店俱煎銀營生偶小忿膚想景誣龍殿禁此不過批郡邑吏一杖可了案耳乃該道差捕官帶健卒圍捉斯已誤矣既及聽部役先入之言不閱訴詞分理更怒其賤冤責六十板重枷府前仍禁家屬有送飯者責百板致龍立死枷上合城士民咸爲痛嗟該道祇以怒龍稱冤遂失刑至是臣即亮其

無殺龍之心然任意折揚不恤生命臣不能
爲該道解該道亦不得不自認爲過差矣又
何怪乎來南臺臣之指摘耶此一臣者性近
坦率事多乖方細人翻雲覆雨之姦易以惑
聽赤子呼天搶地之苦絕不關情一切曖昧
浮議有關趨操者臣不必更行物色臚列而
其輕浮孟浪之弊亦可見矣念其一麾出補
吏事未諳稍需磨練尚堪驅策謹會同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張文熙合詞上 請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叅政朱童蒙量行調處則飭吏與器使兩得之矣

天啓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周起元曲庇楊姜屢悖明旨今又誣劾朱童蒙顯是排擠正人好生抗違無禮本當重處姑着削職回籍吏部知道

獄中寄兒

一家禍至此我死何足惜乃天命未終尚延數
月殘喘冀白孤忠然豈易得哉汝等亦爲忠孝
自慰毋煩過慮第日費已盡四顧無親一日未
死尚暫支持恐人非木石難以久延耳苦寸心
之不自清而受涖留身後之大累忠以蒙欺然
我自歷宦清白積些俸錢今以盡還 朝廷亦
復何恨汝等無分文之積蓄當知艱苦居家孝
順顧諸弟妹萬勿拚棄汝母要保養勿以愁傷

追賊之後庵廟亦可棲身得汝勸我保攝寬心
之說亦一時相慰夫我今以待死之身延難挨
之生熬刑苦肉亦說不得畢在旦夕誰鑒孤忠
我固以速死爲幸實生不如死也今受三百餘
棍步履難支而事意已知矣吾家內外族戚兄
弟之業爲我被逮典賣在先寄來完贖是我生
不能爲族榮死又且爲族累又恐身沒之後萬
勿扳累以貽我不美之名架中書籍汝兄弟量
存數卷餘俱賣以克二三年門役之費薄產尚

存一二俱當報官不欺 朝廷無媿耳仲昌叔
苦甚骨肉誼重不可不知主僕之情皆忠義可
服可愛亦當銘記諸親友爲我致意惟有銜結
耳我一字一淚汝當知之後音恐難通從心幽
明永隔矣痛心痛心

頌天臚筆卷之九